

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邵梅罕 剪紙記錄傣生活 祭祀耕織皆入畫



圖為邵梅罕的傣族剪紙作品。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流傳於雲南德宏州的傣族剪紙是一項古老技藝，最早見於1,500年前，源於傣族祭祀儀式所用的紙幡。經一代代藝人的傳承和革新，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漸漸豐富了形式和內容。雖粗獷樸實卻不失傳神的藝術風格，與中原漢族剪紙細膩、精巧的藝術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邵梅罕汲取生活養分，在傳承前人的基礎上，另闢蹊徑，將生產生活作為創作源泉，融入時代主旋律，形成了自己獨具魅力的藝術風格。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丁樹勇 雲南德宏芒市報道



邵梅罕現場演示剪紙技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傣族剪紙 源自宗教儀式

傣族剪紙最早見於民族祭祀所用的紙人紙馬，後來在佛教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響下逐步充實發展。在漫長發展的過程中，傣族剪紙由傳統的賤佛、祭祀、喪葬剪紙，發展到現今用於家居裝飾、建築、旅遊紀念品的現代剪紙，題材內容增添了有關農業豐收、民俗節慶、新人新事等，剪紙材料有各種彩紙，也有布、鋁皮和金屬。

傣族剪紙從內涵與外在表現形式都展現了傣族獨特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反映出了傣族純真質樸的文化和審美特徵，從而在眾多的剪紙藝術中發展成為獨具一格的剪紙流派。

小資料

邵梅罕時常會翻看國內剪紙大師的作品，一邊讚歎一邊學習。
香港文匯報
記者丁樹勇攝

走進雲南德宏州芒市的弄麼村，寨門不遠處的一座傣式建築尤為惹眼，門楣上掛着“中國邵梅罕剪紙藝術館”的標牌，而村內臨街的牆壁上，傣族剪紙成為裝飾物，勾勒出濃郁的傣家風情。

紙翻飛刀鋒快遊 濃郁傣風躍紙上

在藝術館坐定，邵梅罕拿來幾張紅紙對折，一邊與記者交談，一邊操起剪刀演示。紙張在其左手中翻飛起舞，右手所持剪刀則在紙上遊走，紙屑由指間濺濺掉落；談笑間，一幅栩栩如生的孔雀圖躍然紙上。而於藝術館牆壁上展示的作品，除傣家最為傳統、最有特色、最為普遍的禮佛用品“渣”和“董”外，更多的是各種生產生活場景、濃郁的傣族風情以及宣傳廉政建設的圖案。

觀察邵梅罕的剪紙作品，構圖飽滿、線條流暢；主體與其它物象間，以繁簡錯落、疏密有致的塊面和線條的對比突出主體；對折紙張而形成的對稱、密集的鏤空，頗具莊嚴靜穆、繁而有序之氣。其作品中的飛禽走獸、瓜果魚蟲形象逼真，蘊含深厚的自然之美；而生產生活場景構圖豐富多彩，人物造型身材修長，姿態優美、舒展，突出了勞作場景中熱烈、浪漫的氣息。

自幼剪刀不離身 樹葉也可拈來剪

談到邵梅罕的剪紙，村裡有人評價：“是有神在幫她剪。”當年在一個學習剪紙的小夥伴中，邵梅罕很快便能脫穎而出。邵梅罕的剪紙技藝最初來自奶奶的傳授。風景秀麗、鳳尾竹搖曳的弄麼村，每

逢月上枝頭，傣寨裡三五成群的小夥伴便聚在一起，向年長的藝人學習剪紙。這是邵梅罕幼時最印象深刻的場景。因為對此有濃厚興趣，她的剪刀從不離身，見紙就剪、用樹葉也剪；及至後來，寨中老人們對其剪出的佛幡、孔雀、菩提樹等讚不絕口，名聲也傳至十里八鄉，每逢佛事之前，總有鄉親請其剪製“董”或“渣”，並以自種的水果犒勞她。“這讓我增加了自信心，獲得了成就感！”邵梅罕回憶說。

漸漸地，邵梅罕已不滿足於佛事用品的創作，而是將創作題材擴大到了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每逢春節，她總要剪出荷花、玫瑰、游魚、小鳥等裝飾廳房；田間勞作，人們犁田、插秧、收割的場景，節日裡鄉親跳象腳鼓舞、對歌、丟包的場景，柴房（即通常說的寺廟，一般特指小乘佛教的寺院）裡的祭祀場面，都被邵梅罕仔細觀察、記在心裡、暗自琢磨，再現於剪紙作品中。

熱愛生活重觀察 巧手剪出田園貌

邵梅罕生活的傣寨，佛教氛圍濃厚，耳濡目染讓其對傣族祭祀和賤佛活動（即傣族祭祀佛主的活動）必備的剪紙形式“董”和“渣”產生了濃厚興趣，並學會了基本的剪紙技藝。邵梅罕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並不滿足於臨摹傳統的圖案，是結合日常生活和自己的領悟大膽創作，“見到什麼就剪什麼。”自然風光、傣家風情、山水田園、大象孔雀、佛像柴房等等，都成為其剪下的創作素材，並融入現代元素，“生產生活入畫來”，如此一來，其作品自然有別於傳統的祭祀剪紙，有了更高的欣賞價值，廣受喜愛。



授徒逾兩千 後繼有來人

在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下，收入低微的傣族剪紙民間藝人進退維谷，有成就的傣族剪紙藝人越來越少。

2011年，雲南省芒市宣傳部籌資40萬元，在邵梅罕家旁的空地上建起了邵梅罕傣族剪紙藝術館；2012年，邵梅罕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剪紙（傣族剪紙）代表性傳承人，享受傳承工作補貼，為開展傣族剪紙傳承提供了條件，慕名到藝術館學習傣族剪紙的人多了起來。同時，邵梅罕還是雲南民族

大學和德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特聘專家，每年到高校對學生進行傣族剪紙的傳承培訓，粗略算來，其授徒和學生不低於兩千人。

令邵梅罕高興的是，其傳授技藝的徒弟和學生不但掌握了剪紙藝術要領，還有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採訪期間，雲南民族博物館來電接洽收藏邵梅罕徒弟剪紙作品事宜，獲悉所授之徒的作品將與自己的作品同被雲南民族博物館收藏，邵梅罕很是欣慰，“現在，她比我剪得還好！”